

费 德 尔

拉 辛

中央戏剧学院

拉 辛

费 德 尔

华 辰 译

前 言

拉辛（1630—1699），法国重要的新古典主义剧作家。他是第一个写心理悲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十几部名剧，代表作品有《安德罗玛克》（1667）、《费德尔》（1667）等。他的剧作具有杰出的写作技巧，形式严谨，剧情曲折，心理刻画深刻。

《费德尔》取材于希腊神话。雅典王忒赛的妻子费德尔爱上了忒赛的养子依包利特，当战上传来忒赛阵亡的消息，按捺不住心中的爱情，向依包利特表白了自己的爱情，但是遭到了依包利特的拒绝。这时，忒赛突然生还归来，费德尔既惶恐又羞愧，这时她的保姆顾诺娜便在忒赛面前中伤依包利特，致使依包利特被忒赛的诅咒所杀。费德尔服毒后，临终前向忒赛忏悔。

这段希腊神话非常有名，在原传说中费德尔被描述成一个充满淫欲的恶毒女人。但是拉辛却将她描写成一个被爱情所主使，身不由己，内心充满痛苦的年轻女子。他对依包利特的求爱是真诚的，依包利特的拒绝既使她感到羞愧，又使她感到恐惧，但她并没有想到要伤害自己所爱的人。她在嫉妒、惊恐中被保姆所左右，听任她在丈夫面前中伤依包利特，随即又感到后悔。全剧中的人物都具有丰富的感情和情操，没有一个彻底的恶人。清纯如水的依包利特、阿丽丝自不必说，连怂恿费德尔中伤依包利特的保姆，也是一个忠于主子、怜爱小主人的乳母形象。

虽然拉辛在剧情叙述的表层，将费德尔的乱伦斥为“卑鄙下流”，但是在具体场景的描述上，却用细腻的笔触揭示了费德尔丰富、激越的心灵，将他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用封建

伦理道德的尺度来衡量她，显得非常的不合适。全剧贯穿着遵从真性情，还是遵从道德伦理的尖锐冲突。显然《费德尔》还包含着一个潜文本，即作者对费德尔理解与同情的立场和态度。从费德尔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代新女性形象的影子。

拉辛对前辈剧作家高乃依非常崇敬，他的第一部悲剧《忒拜依特》就试图模仿高乃依。《费德尔》贯穿着情与理的尖锐冲突，在这一点上与高乃依的《熙德》有着惊人的相似。我们可以说，拉辛得到了高乃依的真髓。

剧中人物

忒赛	爱琴的儿子，雅典王
费德尔	忒赛的妻子，米诺斯和帕西法厄的女儿。
依包利特	忒赛和阿玛宗族王后昂底奥帕的儿子。
阿丽丝	雅典王族血统的公主。
厄诺娜	费德尔的乳母和心腹。
伊斯曼娜	阿丽丝的心腹。
德拉曼尔	依包利特的太傅。
柏诺帕	费德尔的随从女伴。
卫兵数人	

地 点

特列榭，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城市。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依包利特,德拉曼尔。

依包利特

亲爱的德拉曼尔,我已打定主意马上动身。

我要离开特列榭这令人留恋的行宫。

致命的疑虑使我日夜不宁,

无所事事又令我羞愧满面。

父王远离而去已逾半载,

我却丝毫不知他的命运好歹,

甚至连他在哪儿我也茫然不知。

德拉曼尔

王子,您要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

为了解除您应有的忧惧,

我已找遍科林斯湾两边的大海,

在望见阿克龙河消失在下界的海边,

我也向居民们寻访忒赛。

访遍了欧利德海,走过了德那尔海岬,

一直走到伊加尔殒身的大海,

有什么希望?有什么佳象?

您能发现他的足迹行踪?

再讲，谁知道您父王会愿意
别人知道他出外的隐情原由？
也许，正当我们同您在为他忧虑，
这位英雄却把爱情瞒着我们，
只是安静地在等待情人来上钩……

依包利特

亲爱的德拉曼尔，快住嘴，应当尊重忒赛。
对年轻时的风流韵事他早已悔改，
决不可能再有什么值得他淹留，
他朝三暮四的生性已被誓言所约束，
费德尔再也不用担心会争风吃醋。
而我就要尽义务出外去察访，
我也可以躲开这不敢再滞留的地方。

德拉曼尔

唉！从何时起，王子，您厌恶了这静谧的地方，
而您年少时是多么地喜欢它。
我常看您避开雅典、王宫的繁华喧嚣，
宁愿待在这安静的行宫。
是什么不幸或忧伤又把您从这里赶跑？

依包利特

良辰美景一去不返，这里一切都已变样，
自从米诺斯和帕西法厄的女儿
受神意驱遣来到这块地方。

德拉曼尔

我明白了，您的痛苦我深知原由，
在这里，费德尔使您痛苦，触目神伤。
真是暴虐的后母，刚刚相见，

她就把您驱逐，显露她的淫威。
但以往对您的刻骨仇恨，
现在或许已经冰释，或者不再那么激烈。
再说，一个在寻死的妇人，
难道会使人罹致什么了不起的灾难？
费德尔，对自己的心病只字不露，
已厌弃了普照的阳光，已厌弃自身，
她难道还会有心思来设计将您陷害？

依包利特

我并不是害怕她的无名怒火，
依包利特离去是为了避开另一个敌人。
我要避开，点穿了吧！这个年轻的阿丽丝，
我家宿世冤仇留下的唯一后代！

德拉曼尔

什么？连您，王子，连您也将她迫害？
残暴的勃朗特弟兄们的妹妹
从未参与她无信义的弟兄们的阴谋。
您怎么能恨这样一个无辜的窈窕淑女。

依包利特

要是我恨她，我就决不会逃之夭夭。

德拉曼尔

王子，您可允许我讲您要走的道理？
难道您不再是这高傲的依包利特？
您始终不为男女爱情所动，
但是忒赛多少次受爱情羁缚。
维纳斯，您高傲得不屑一顾，
难道她终于证明做得对的是忒赛？

您厕身于这凡人的世界，
爱神竟也使您去进香膜拜？
您在爱吧？王子！

依包利特

朋友，您怎么能这样讲？
从我一出世，您就洞察我的心灵。
当您问我，难道我会矢口否认
尊贵和倨傲的心情？
我吮吸了阿玛宗族母亲的乳汁，
却更多地汲取了惊人的傲气，
当我到了更为成熟的年龄，
我会为认清自己而自我庆幸。
从前，紧靠着我，怀着诚挚的热情，
您向我述说我父亲的种种业绩，
我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您的声音，
他的丰功伟绩使我血液沸腾。
当您给我描述这位大无畏的英雄，
在阿尔西特外出时慰藉天下苍生，
他扼死怪物，惩治大盗，
处置了柏劳斯特、塞尔西翁，还有西翁同西尼斯，
欧毕台尔的庞然怪物被他斩尸万段，遗骸遍地，
在克里特，米诺都尔的鲜血还在蒸腾着热气。
但是当您叙述到略为逊色的事迹时，
他到处发出忠贞不渝的誓约又随意变卦，
在斯巴达，他把爱伦从她父母那里劫走，
培利贝泪水涟涟，萨拉米纳可以作证。
还有多少人被这样遗弃，连他也记不清姓名，

他的情话欺骗了多少幼稚的心灵。
阿里亚纳在岩石下述说她的冤愆，
费德尔总算在最后得到了他的垂爱；
您可知道听着这番话，我是多么惋惜，
我常逼着您讲得简短一些。
要是我能消除这壮史中不光彩的一页，
那我真会感到无比的幸福。
而我，如今也轮到要受爱情的支配，
这难道是神灵们给我的羞辱？
忒赛功绩赫赫，他还情有可原，
而我为爱情烦恼就显得更加可怜。
直到如今我还未降服过妖物鬼怪，
我无权象他那样情思盈怀。
即使我倨傲的心理会松弛，
我也不能拜倒在阿丽丝的脚下。
纵然我神志恍惚，难道会忘记
隔开我们的那个永久的障碍？
父亲压迫着她：颁布了严峻的法律，
不许她的兄弟们能有侄辈。
他担心老根上会穿出新的枝芽，
他要让他们的名字随妹妹湮没。
一直到死，他也要把她置于羁轭之下，
婚姻的喜烛永远不会为她燃烧。
难道我能触怒父亲而去娶她？
难道我能做出忤逆的榜样？
可是我的青春正在被爱情所苦恼……

德拉曼尔

呀！王子，一旦您的命运被人决定，
上帝对我们的企求也只能置之一边。
忒赛操着您的生杀大权。
他的仇恨激起了反抗的怒焰，
也许会给他的女俘新的宽容。
对这种真诚的爱情，您不用提心吊胆。
只要他还略有善心，何不去试探他的慈怀？
难道得到的永远是粗暴的训诫？
难道您害怕找不到赫克留斯的踪迹？
哪几辈英雄不曾拜倒在维纳斯的裙下？
您呀！要是昂底奥帕不为爱情所动，
不对忒赛怀着纯洁的爱情，
哪儿还会有您这个抗拒爱神的人。
承认吧！您全变啦！
何必再意正辞严地讲上一大篇！
几天来，总是不常见到您，
您高傲而孤僻，时而在河边驾战车飞驰，
时而又以尼普顿传授的技艺，
驯服您那条桀骜的马驹。
在林丛中也不常听到我们的呼喊，
深藏在心里的欲火使您眼光凝滞。
无疑地，您在恋爱，在情火中焚烧，
您隐藏着心病而日益憔悴。
迷人的阿丽丝可知道她使您欢喜？

依包利特

德拉曼尔，我要走了，去寻访父亲。

德拉曼尔

临走前，您不去看费德尔吗？

王子！

依包利特

我就这样决定，请您代为转告，

还是去看看她吧！既然这是我的义务。

可是又有什么不幸使她的心腹厄诺娜如此惊慌。

第 二 场

依包利特，厄诺娜，德拉曼尔。

厄诺娜

啊！王子，有谁能比我更心痛如绞？

王后已临近她的死期。

我日夜关注她全是心血白费，

她把隐病瞒着我，快要在我的双臂中死去。

她的神志一直昏昏迷迷，

痛苦不安使她从床上跳起。

由于她的深沉的悲哀，

我一直使她同别人不相往来……

今天，她很想见见太阳。她来了。

依包利特

只消让她留在这边，

她所讨厌的人决不会在她面前出现。

第 三 场

费德尔，厄诺娜。

费德尔

不要再走远了，亲爱的厄诺娜，就呆在这儿吧！非但我
我支撑不住自己，浑身瘫软无力。
重见阳光使我目眩神晕，
我双膝在颤抖，禁不住要往下沉。
可怜啊！（坐下）

厄诺娜

万能的上帝啊！愿我们的泪水使你痛苦减轻！

费德尔

这些无聊的装饰，这些面纱压得我太重！
是哪只讨厌的手，在我额头绕起发绺，
小心翼翼地打上一个又一个的结？
一切都叫我痛苦，使我伤心，都在蓄意害我。

厄诺娜

您怎么打不定主意，反复无常，
您责备自己这种荒唐的主张。
您催促我快快替您梳妆，
您回忆起往日的青春朝气，
便要出去走一走，见见阳光。
一旦您见到光明，夫人，您又想避开它，
您又那么痛恨刚刚找到的阳光。

费德尔

这高贵而伟大的祖先，现在却家道黯然，
太阳神呀！我的母亲作您的女儿毫无愧容。
您今日见我神摇意荡，怎能不满脸羞惭？
太阳神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

厄诺娜

什么？您还不肯抛弃这可怕的念头。

难道我总要看着您舍生觅死，
来替您准备不祥的后事？

费德尔

天哪！那时我怎么不坐在树荫下！

啊！何时我能在征尘起处，

目随着高贵的战车在沙场驰骋！

厄诺娜

您胡诌些什么？夫人。

费德尔

我丧失了理智，我在哪儿？我讲了些什么？

我要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我失去了它，神灵从我手里夺走了它。

厄诺娜，羞愧的红晕盖住了我的面颊。

我让您看透了我的可耻的隐情，

我的双眼，不由得已泪水盈盈。

厄诺娜

啊！要是您感到羞赧，为您的沉默羞愧吧！

缄口不语只能加剧您的悲痛，

别人的关心和劝慰您都无动于衷，

这样结束您的生命难道您不惜痛，

什么疯狂的念头要生命在半途中断？

什么妖术，什么毒药要吸尽生命的源泉？

黑暗已经三次笼罩住苍穹，

睡意却没有一刻进入您眼中。

骄阳已经三次驱除黑暗，

您却不思饮食，精神备受熬煎。

您怀抱什么可怕的主意？
您有什么权利可以这样戕害自己？
您触怒了给予您生命的上帝，
您背叛了丈夫，婚姻把你们神圣地连在一起。
您也损害了您可怜的下一代，
您给他们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想一想一旦他们失去母亲，
就会使异族人的儿子又燃起希望，
您那傲慢的敌手，您家族的仇敌，
阿玛宗人养育的儿子，
这个依包利特……

费德尔

啊！天哪！

厄诺娜

我对他的责骂使您激动！

费德尔

您说出了谁的名字呀？可怜虫！

厄诺娜

好呀！您理该这样发泄愤怒。

我喜欢看到您对这个名字忿恨地咒诅，

活下去！爱情和责任要您这样做！

活下去！切莫让蛮人的后代

对您的子女任意作践，

对希腊众神间最高贵的家族发号施令。

不要再迟疑不决。失掉时机将置您于死地。

快快振作起衰减的精力吧！

这生命的红烛，在快要燃尽的前夕，

也还能够大放光明！

费德尔

我已经让生命延续得太久了。

厄诺娜

怎么？什么悔恨使您悲痛欲绝？

犯了什么罪使您片刻不得安宁？

您的双手从未沾染过无辜的血！

费德尔

托上天的福，我的双手虽然清白，
但愿我的心也能同手一样纯洁明净！

厄诺娜

您有什么可怕的打算？

您的心仍然在为它而恐惧战栗！

费德尔

我说的够多了。余下的话就别说了！
只要不讲出这内心的耻辱我情愿死去。

厄诺娜

您去死吧，不通人情地只字不吐吧，
但您得去找另一只手来合上您的双眼。
纵然您的生命象落日的余晖，
我的灵魂也将比您先进入阴间。
通向死亡的道路数百成千，
我将悲痛地选择最短的路线。
您这么残忍！我的忠诚何时使您失望？
想一下您出生时，我用双臂抱着您，
为了您，我离乡背井，舍弃孩子和一切，
难道您就这样来报答我的赤胆忠诚？

费德尔

您这样待我究竟想得到什么？

一旦我打破沉默，您一定会心惊胆颤。

厄诺娜

呀！我的老天呀！不管您说什么，
都决不会比看着您死在我怀里更可怕。

费德尔

一旦您知道我的罪孽，知道摧残我的天命，
我只会因此而早死，而且罪恶更加深重。

厄诺娜

夫人，看在我为您流的眼泪上，
看在我拥抱着您的柔弱的双膝，
让我除掉这可悲的忧虑吧！

费德尔

您要这样做吗？起来吧！

厄诺娜

讲吧！我听着您。

费德尔

天哪！我要对她讲些什么？从哪儿说起？

厄诺娜

先消除使我日夜不安的恐惧吧！

费德尔

呀！可恨的爱神！呀！这害人的怒火！
我的母亲也曾为爱情神魂颠倒！

厄诺娜

忘掉这些吧！夫人！好在来日方长，
事情一久，人们就会淡漠遗忘。